



# 野鸭的爱情天堂



□ 郑峰  
白云飘过  
鹰在更高处飞翔  
山峦是最有力的背景  
苇草丛生  
湿地里的绿色  
湖水蓝而清澈  
可可苏里是一片湖泊，因为湖中野鸭云集，故名野鸭湖。它还有一个非常诗意的名字叫做月亮湾。被包围在群山之中的这片水域，是一幅画中的点睛之笔。

可可苏里位于吐尔洪盆地的东北角，是富蕴大地震时形成的地震断陷湖，海拔1110米，湖面面积1.95平方公里，平均水深2米左右。

白色的云层、黛色的山石、绿色的芦苇，层次分明地倒映在湖面上。湖边青青的草原牧场上，散布着悠闲的牛羊。渔网搭在木架上，锈迹斑斑的铁船搁浅在湖边，湖中的芦苇在落日的余晖中静默。湖光、山色、斜阳……偶尔水鸟贴着水面展翅飞起，翅膀披了一层霞光。

成群的野鸭在水面自在地游来游去，忽地有一只向水底扎下头去，慢慢在水面荡起一圈圈慢慢扩大的涟漪，那不是画中的风景，却比画多了几分灵动。

如果恰好在黄昏时刻，晚霞满天的时候来到芦苇丛生、

水鸟嬉戏的可可苏里湖畔，目睹那静谧之美，总会想起两行千古名句：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。”不同的是，可可苏里的水鸟是成群结队的。

是周边高山上的积雪融化汇集成了这一湾湖水，所以它的纯净和清澈也继承了雪水的品质。或许是因为喜欢这里纯净的水质，不知从哪年哪月起，野鸭湖成了水鸟们的王国。每年夏秋季节，会有成千上万的野鸭、红雁、白天鹅等各色水鸟纷纷飞来，在这片水草中繁衍生息。可可苏里，是水鸟们快乐的天堂。

可可苏里得名野鸭湖是因为这里的野鸭不仅多，而且与别处野鸭不大相同：它们是对感情特别专一的野鸭。平日它们在水中自在地游来游去都是成双成对、双宿双栖的。一旦有一只离去，另一只便终生不再“嫁娶”，终日形单影只在湖的上空徘徊低飞、黯然神伤。来年迁徙回来后，它们依旧会找到那个地方继续哀悼失去的爱人，对爱情的忠贞让人叹惋。这个习性倒是与“止则相耦，飞则成双”的鸳鸯有些相似。鸳鸯在动物分类学上属于雁形目鸭科，说不定这野鸭湖上的野鸭和鸳鸯还是一个科的近亲呢。

野鸭湖中总共有大小浮岛20多个，湖中水生植物非常丰富，特别是那一丛丛的芦苇，很是茂盛，颇有些白洋淀的味道。奇特的是，这里的芦苇连成一片，而且是会移动



可可苏里美丽的湖景

的。风一吹来，成片成片的芦苇分割成几十个浮岛，随风在湖面上缓缓漂游，成为湖中随时都在变幻的风景，风一场，景一场。当地人都说，这湖水中的芦苇是没有根的。然而，如果你仔细探察一下，就会发现，芦苇并非无根，不过它们的根不是扎在湖底的泥土之中，而是生在水里漂浮着的。就如某些水生植物一样，芦苇的根彼此交结纠缠着，编织在一起连成了一片，因此我们才会看到大片的芦苇浮生于野鸭湖上这一独特的奇观。这些芦苇春夏碧翠，秋日金黄，深秋时，那一丛丛的芦苇随风飞舞，吹起芦花，白茫茫犹如飘飘洒洒的雪花。

每到春天来临，山巅挂着白雪，水鸟在湖中嬉戏，湖边绿草如茵、山花盛开、牛羊成群，

哈萨克牧民的座座毡房沐浴在霞光里，炊烟袅袅，宛如一幅边塞牧歌图；到了冬季，湖面结冰，白雪茫茫，寒风凛冽，哈萨克牧民的马拉雪橇成了便捷实用的交通工具，奔驰在茫茫雪原上，穿梭在崎岖山路间，构画出阿勒泰山区特有的一道风景。

这样的场景，不染世俗纤尘，是掩藏在静幽之地的人间仙境。它能荡去心中烦恼，净化久锢魂灵，在湖水的微颤中，悄然变成山水美景的一部分。

每年都有大批的摄影爱好者们来到这里，用他们的镜头记录下野鸭湖的每个美妙的季节、美丽的瞬间。

希望来到可可苏里的人们，能分享可可苏里的美，却不要惊扰了这里的宁静和水鸟们自由自在的梦。

## 要求之处是真情

□ 龙建雄  
被各式各样的人要求，处理各式各样的要求，大概是我们每天都要面对的事情，谁也绕不过。要求或严或宽、或多或少，犹如孙悟空头上戴的“紧箍咒”一样，随时随地影响着人。

父母给孩子提要求最常见。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，借《送子龙赴吉州掾》诗文，给即将去江西吉安任吉州吏的儿子提出四点要求：一是为政要清廉，“汝为吉州吏，但饮吉州水，一钱亦分明，谁能肆谗毁”；二是操守要端正，“岂惟能文辞？实亦坚操履”；三是治学要勤勉，“相从勉讲学，事业在积累”；四是办事要仁义，“仁义本何常？蹈之则君子”。陆游的一字一句，是言传身教的要求，饱含着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殷切寄望，希望他为官一任，造福民众。

而作为父亲，陆游本人亦是自我要求十分严格之人。陆游为官一贯坚持“忧民怀凛凛，谋己耻营营”的高洁操守，做官三十年“不置一金产”，辞官引退后“身杂老农间”，生活贫困，囊中羞涩，仍然“足迹不踏权门”。

从陆游给儿子提要求这件事上，我们可以体悟到要求他人与要求自我的和谐之美，这在如今仍然有现实教育意义，那便是“要求别人先要求自己”“生活上低标准，工作上高要求”。

## 一半熬煎一半甜

□ 邓荣河  
女儿虽然已经读大二了，但当年高考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。特别是一接近6月，那些半是熬煎半是甜蜜的场景愈发清晰。

我这人特不能熬夜，平时一到晚上10点多就睁不开眼了，女儿临近高考那阵子，我的生物钟却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，渐渐形成了熬夜的习惯，不到11点，绝不睡觉。即使硬是躺下，也是翻来覆去，无法入睡。原因很简单，女儿属于住校生，每晚要上晚自习，我怕女

儿下自习后有事打来电话，于是，便强熬着，直到过了11点才睡。起初也受不了，光一个劲儿地打瞌睡，但一想到女儿还在苦读，还在艰难冲刺，于是便渐渐没了睡意。女儿临近高考那阵子，就怕晚上10点多来电话。庆幸的是，那段时间虽然也接过几个，但都不是女儿打来的。

统一高考的日子，按学校规定，全程由班主任带领陪护。虽然知道班主任一定会照顾好每个考生，但我总觉得不踏实，在家坐立不安，在班上也不知

道干啥好。同事见了，给我宽心：“你孩子平时挺优秀的，保准差不了。”话虽那么说，但考场如战场，也是瞬息万变。特别是第二场的数学，考完后整个网络都大呼其难。一时间，我整个人近乎崩溃。我知道女儿不擅长做难题，想打电话问问，但又不该，怕影响女儿接下来的考试。那天夜里，我再一次品味到了啥叫失眠。

好不容易考完了，各科答案也都出来了，我比女儿还急，想让女儿对一下答案，但女儿执意不肯。我能体会女儿的苦

衷，便没再强求。接下来便是等待成绩的日子。现在想来，等待的时间不算很长，但在当时用度日如年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。我这人平时爱写点文字，但那段时间怎么也找不到灵感，满脑子只有两个字——成绩。

成绩终于出来了，还算不错，我这一颗悬着的心才有了着落。出成绩那晚，从不一个人喝酒的我，一个人喝了将近一瓶白酒。我知道，酒未醉人，我心早醉。期待已久的甜蜜，再次溢满心田。

## 父亲的倔强

□ 蒙阳  
幼时的记忆中，每年春夏之交，是农村最难熬的日子。那时家家人口多，到了青黄不接的五月，几乎家家断顿。有一年大旱，春节刚过，不少人家就断炊了，我们家也不例外，天天吃野菜，仅有的一点粮食还要先让最小的弟弟妹妹吃。

好容易盼到了小满，地里的麦穗开始灌浆了。麦芒稍

黄时，许多人家就迫不及待开镰收割了，然后脱粒上碾熬粥。看着邻家用新麦熬出的香喷喷的粥，我馋得不行，央求父亲也收割了吃顿饱饭。父亲摸着我的头说：“娃，忍忍吧，麦穗还在灌浆呢，这时候收割可惜了。”

我实在受不了邻家麦香的诱惑，晚上和弟弟擎着镰刀到地头割了一捆麦子，回家用火烤了

吃，父亲知道后暴跳如雷。小满过后四五天，别人家地里的麦子几乎都收割完了，只有我们家的麦子还那么倔强地站在地里。母亲说：“他爹，看孩子们馋的，要不咱也割了吧，让孩子们吃顿饱饭。”父亲依然强硬地说：“你懂什么，我晚点收割就是让孩子们以后吃上饱饭哩！”

当地里的麦子就剩下我们家的时候，父亲就日夜守在

田间，使劲磨那几把镰刀。看着父亲磨镰刀的样子，我们也跟着心情激动。终于有一天，父亲兴奋地说：“今天可以开镰收割了！”那一晚，我们家也吃上了新麦做的粥。父亲刚吃第一口，就自言自语起来：“老话说的一点不假啊：小满十八天，青麦也成面！”的确，我们家的麦子晒干后颗粒更饱满。

## 征稿启事

“齐迹”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。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，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，比如涉及聊斋文化、鲁商文化、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。

投稿邮箱：lzcblk@126.com，或登录“文学现场”网站，选择晨报《齐迹》副刊板块投稿。来稿请注明建设银行开户行、开户名、账号、联系电话、通讯地址、邮政编码。谢绝一稿多投。